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趙基昇

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王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
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
祖宗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處於英俊之地而厲
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近歲以來寢輕其
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
未嘗校試遂貼職名帝以為然故有是詔安世又奏陛
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
則是名為更張弊原尚在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九

起寧雍執徐七月盡上章敦
祥十一月凡二年有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三年秋七月戊申荆王頤卒諡端獻 癸丑太皇
太后詔有司褒崇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 丙辰遼遣

者得不用此制度庶幾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不聽
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成赤氣中有白氣經天

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八月戊寅阿里庫

入貢 己卯進封揚王顥為徐王 辛巳復置荊門軍

丙戌罷吏試斷刑法 丁酉渠陽蠻入寇 庚子劉

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
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來盡廢列聖之制
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

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不
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內批錢珝特差
勾當牛羊司八月內批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臣伏
見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杜絕請謁裁抑恩倖而近日以
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
援謹并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
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庚申禁宗室
聯姻內臣家 乙丑阿里庫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 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丁卯策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謝悰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
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勅命未敢抵
授以祇為抵以受為授昔唐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
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
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
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
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

為六七願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 丙戌罷新創諸
堡砦 趙瞻乞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從之 戊戌
復南北宣徽院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給
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丁卯詔歲以
十月給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
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
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二月劉安世言鄆州學
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種以

疎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
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
人至引種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種教授歸吏
部 丁酉渝州獠入寇小溪 壬寅白虹貫日 戶部
侍郎蘇轍上疏言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未歲
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
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
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之理今建議者乃謂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且虜中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

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
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大臣重於改
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范百祿
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
稍發兵指揮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
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朔頒元祐勅令格式 甲辰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鎮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并
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

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
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
三日而卒諡忠文鎮清白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
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
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少舉南省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雖名次在後必擢置前列
以吳育歐陽修之耿介猶不免從衆鎮獨不然左右與
並立者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

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嘆服自是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為恥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故當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鎮字也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為文清麗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契丹晚使遼遼人目為長嘯公云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

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教本部隨
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
不信服奏入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
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
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泛冗請督責成書詔
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寅
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

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
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
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
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
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
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
稷吾無憂於髮膚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識
此情各忘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

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大妃準此 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禄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春正月癸未范百禄等使還入對復言修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 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

邊將母生事 左司諫韓川罷為集賢校理權發遣棣

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是月知鄧州蔡確復觀

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

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

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

師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

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

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

其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每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邇英殿詔講讀官講尚

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人用三德帝問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康對曰臯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巖叟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並

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他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
三月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
邇英要覽為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為資政
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
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水運甚非吉兆詔
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其後翰林學士許將等請即象
為儀并為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

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
亥詔罷春宴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為龍圖閣學
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
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
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
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覲攻之尤甚軾
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
號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北急流至喎沒乙

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乙巳呂大防等以久
旱求罷不允 丁未少保司徒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
陽郡王曹佺卒佺性和易美儀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
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
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 戊申
罷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
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
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

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按
唐郝處俊封甌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蔡確居今懷古不
思於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豷六月浩無津
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
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
宜言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即彈論之梁燾范
祖禹王巖叟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是日詔令確具

折聞奏仍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
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
為確所沮處厚由是恨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
多疾確然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戊午分經義詩賦為
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
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
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
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

言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是日尚書省又言大河東流為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灤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尾將直注北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

試本經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
次試論一道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
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
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
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
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
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
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

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
無決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
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
深走下湍激奔騰只有闊深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
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
弛在京牧地與民 丙寅詔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
授一員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

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
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
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
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
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
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
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
如建瓴經今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

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皆坐不論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確大畧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其明日確奏亦至自

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梁燾劉安世言確罪
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又封還詞頭即謁告
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戌梁燾吳安詩劉安

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傳堯俞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
禹亦助之乞處以典刑重行竄謫於是太皇太后宣諭
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即以丁謂孫沔呂惠
卿故事條上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
州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

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
亦以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大防
因曰確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太皇太
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畫可而退
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
免內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純臣以曹利用事言之
太皇太后曰無慮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
裴彥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

體遂不敢發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
彭汝礪坐營救并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
初議竄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
六七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知杭州蘇
軾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
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損謂宜皇帝降
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
后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

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為異日悔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初梁燾等之論蔡確也

職授承議郎監永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間道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為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詣闕奏之會吳處厚訐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

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
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即上疏言蔡確之罪
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
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
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
貶餘黨可勿問乃上言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
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無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
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奸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

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
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深根固
蒂謹以兩人親黨開具於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
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覲邢恕等四
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
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
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於是太皇太
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

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恐刑
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時

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仁亦求出外吳
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當罷存不可獨留
遂詔純仁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存為端明
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
彥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將為尚書右丞樞密直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同知樞密院事 以戶部侍

郎蘇轍為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丁未夏國主

遣使來貢 甲寅夏國主遣使如遼謝封冊 秋七月

丙子詔復外都水使者 乙亥安燾以母憂去位

考異
乙亥

宋史哲宗紀作庚
辰今從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

縣量增錢廣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范祖禹請也

丙申都水監言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

奪且為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

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

乃為長利詔有司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壬寅敕郡守

貳以四善三最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
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
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
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
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
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

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堤防壞決之處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 乙丑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村口故道水勢順快朝廷今日當極力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

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救護不報 戊申翰林

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御邇英閣進讀三朝寶訓 十一月癸未以門下

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劉摯為門下侍郎吏

部尚書傅堯俞為中書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延

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以進燾安世乃以

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黃

為名 辛酉太皇太后詔今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
表稱賀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
下百官加恩賜賚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檢舉
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
言陛下前者罷修河司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纔歷三
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
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人強擾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
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限之財力填不測之巨壑

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
溉田且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
廢之葑積為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
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闔閭三年一浚為居民大患六
井亦幾費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
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
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
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

尾跡燭地 己丑太皇太后却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

辛卯改發運轉運提刑預妓樂宴會徒二年法 知杭

州蘇軾言浙西艱食無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深
恐來年必有饑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解及補填
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詔
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
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飭
粥藥劑活者甚衆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

以募役者堤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
之如畫圖杭人名曰蘇公堤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
夫章惇始除喪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初梁燾等
劾奏惇用賤價奪民詔候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更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
減鄜延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丞兩省
各舉一人 初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
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

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
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
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
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
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
臣前月末聞權罷講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
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
下稍疏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

聖德他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閣內寢處安得有此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獻景靈

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維以經筵之職物論必大以為愜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聞強識詳練國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

顧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
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
於英宗皇帝實錄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
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
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二月己亥詔都
水使者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沒
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
仍約以委官畫定疆界 知潁昌府范純仁聞朝廷復

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掊克之吏則為民之害
無甚於此 壬寅御邇英閣講尚書無逸篇畢詔詳錄

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
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

雨愆期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丁未減天下

囚罪杖已下釋之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即求去

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
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

議修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却聞復興斯役望聖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覲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欲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縣令上下皆以為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人不親執役者以為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

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為尚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從之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王巖叟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

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壬子彥博乞免冊禮從之甲子宴餞彥博於玉津關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謚宣簡丁卯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

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
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
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為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
筵退留二員奏對邇英閣 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
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
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乙亥雨已
卯御殿復膳 庚寅以梁燾為戶部尚書劉安世為中
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

甫時避高魯王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
楊畏為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
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
不報 壬辰罷幸金明池瓊林苑 夏四月甲辰呂大
防等以旱乞罷詔答不允 丙午右光祿大夫知樞密
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聲泣輟視朝三日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
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

疑不能決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面斥其非退
復上疏曰臣頃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
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
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
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

遷官不拜

范祖禹留對言慶厯元年出御製觀文鑒

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
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
警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如祖宗之功烈臣願陛下
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自元祐初一革新政至是五年人心

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
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

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
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
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
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
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命宰執讀
於簾前曰輟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
之調停之說遂已輟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祖
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

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
勢如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
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
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
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
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
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
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

邊釁闕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
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
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
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
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
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入戶並
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
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

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誰不
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
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
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
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
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

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時大臣恥過終莫肯改 秋七月乙酉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亦

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
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如畿縣中等之
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
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
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
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
故天下皆思雇而厭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

千分為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
少之限無所逃矣輒以其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
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
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申尚書省後數月
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
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別將詳定任永壽
本諸司吏也為人精悍而猾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
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創立吏額房使永壽

體此 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
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
額不難定也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煩莫過於此
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數
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
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
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
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

省分功何耶吏額事尋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
功利勸大防即以立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
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
因言永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為言永壽
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轍方為中丞具言
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
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
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服徐使都司再加

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執事請封送尚書省執事曰當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過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執事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邪即白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執事執事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

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
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
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
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亦不許及摯遷
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
之論遂不可破其釁蓋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老言
伏覩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
上進庶於清閒之燕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以母

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 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

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
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
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他日語人曰
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
構闕其間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
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
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辛卯朔奏事畢摯少留奏曰

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 丁亥以孫迴知北外

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
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請也

詔導河水入汴 丁酉詔定州韓琦祠載祀典 蘇轍

屢言許將過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罷為資

政殿學士知定州 安康郡王宗隱卒 許將既罷甲

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吕大防堅強自任不顧是非每

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有私

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閱
歲復以承旨召燾為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
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
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
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
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
提舉崇福宮時劉執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
疏論之皆不聽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九

憾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期於必勝
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
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
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牒匹帛罷轉資 是歲
東北旱浙西水災

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而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濶口地河槽務令深濶并修葺緊急堤岸釀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昭陽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六年春正月癸酉詔祠祭游幸母用羔 丙戌以龍圖直學士知杭州蘇軾為吏部尚書 中丞蘇轍言

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
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辛丑授阿里庫子希邦巴
且為化外庭州團練使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
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
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唯願於用人之
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奏曰陛下今日聖學
當辨邪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
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

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
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述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
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
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
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叟僉書
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史中丞蘇轍為尚書右丞命既
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

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
衆皆竦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諭一事
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為人君居
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
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
也况邪佞小人乎 己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恤刑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
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

子內小人外則奉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
不察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從之 癸亥上神宗實錄史
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修也 壬午賜禮部奏名
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是年得宗澤詳定
官惡其對策極陳時弊置末甲 丁亥罷幸金明池瓊
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為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

日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太史言日食二分不及元奏
分數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
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為惠卿量移未三年無
名而復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端
稟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樞密院都承旨劉安世言
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
使為四海所疾是以逐之遠方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
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

廊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

壬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

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為殿中侍御

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

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

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為

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意畏與摯善

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趣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

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摯摯焉五月己未朔

三十萬已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䟽論浙西灾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灾雖小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八月戊子朔賈易上䟽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勞止

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于訴朝廷
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
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
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
毋過朝散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
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壬辰錄四 甲
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秋七月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
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

軾既為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軾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

史中丞趙君錫罷為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改宗正屬籍曰宗蕃慶系錄 令

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遣姓名及所往 癸卯

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歲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惇狼戾強買民田姦邪貪汙之人不當用常法叙復於是更詔

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早應制科試文
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
李林甫楊國忠為喻奏既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
易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等竊知易乃王安禮
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
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申羣小之憤乃詔
與易外任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塋許依
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以發遣為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詔可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四凶之竄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甲寅宰臣入對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邇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

候一暮取旨 己酉修神宗寶訓 癸丑詔廊延路都
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
官降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
自擅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是日丁
酉也辛亥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
確不獨為吟詩謗讟緣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
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為見呂惠
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

之他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巖叟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
遂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
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沉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
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
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帝曰善又問
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
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
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而達於下民有疾苦

讀官議論欲寫一本進入以備聖覽從之王巖叟言秋
氣已涼陛下聞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
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
也帝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竄智先生學後歷仕
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
始識琦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
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
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嘆久

勛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蒲宗孟為兵部尚書
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
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
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
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
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員若並用此四人使互
進黨與氣類一合非獨臣等無可奈何即朝廷亦無可
奈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朝廷自此不安静

告而達於上不以一身自便為心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帝領之乙卯夏人寇懷遠砦閏月壬戌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恐公議不協既而奏可巖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除命既下左正言姚

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乃止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午朝獻景
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
拜幸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
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
有是舉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
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吾固欲天子
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癸酉御

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為吏部尚書清臣知成
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逐甲
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邊臣言夏人寇麟府二
州壬辰詔州民為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者
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 癸巳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 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
萬以備邊費 甲辰辛上清儲祥宮壬子宮成議將肆
赦王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

為姻家輟以嘗薦輩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輟又
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
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然鼎與趙君錫
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賴聖鑒昭
察君錫與易即時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
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是日輟與摯俱
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
戊寅王巖叟言方今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

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雖賊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覲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伸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棨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勔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鞏

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雅畏
遂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帝於是始有
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
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
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且求去位奏入不報遼
命燕國王延禧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
事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
寢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為一劉摯

一二偏辭輕示遐棄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
奸為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
入省供職 庚辰貴妃苗氏卒 初邢恕謫永州舟行
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
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如東濟恕舟
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於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
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
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他日

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
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
朋讒竒中天下惜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日元祐五年
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迺在壬午遂改造新歷
至是歷成上之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為名 辛丑中
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素知其清直謂輔臣曰堯
俞金玉人也惜不至宰相對曰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
終一節有德望真可為朝廷惜帝輟朝臨奠贈銀青光

為陛下惜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
斥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嚴叟曰言事
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
心與奸邪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
而嚴叟未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
摯有功大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
庭為黨亦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

七年春正月甲辰以遼使耶律廸卒輟朝一日 乙巳

張誠一以穿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乙丑詔編修經

武要略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丁亥以程頤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

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二家

互相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

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

頤不復得召 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臣掌國史

祿大夫謚憲簡初司馬光嘗謂卽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猛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壬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己亥錄四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為龍圖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宜自有人惟不以愛憎牽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為己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賢者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

伏觀仁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
事有五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行此五者於天下所
以為仁也願陛下深留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
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語史魚蘧伯玉一章仁宗曰蘧
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
不若伯玉之為君子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
玉不如史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
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為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帝然之

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後宮孟氏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庶家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己未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子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子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

輕險貪愎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己卯范祖禹言程頤
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
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亂聖聽也頤草茅
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
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
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又言王存蘇
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皆可
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知梓

京國子監差管勾崇福宮初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
難容節孤者易蹟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
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
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
位孟子所謂是為壅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敢冒萬
死上還恩命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勅牒但稱疾不拜
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冊孟
氏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

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
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
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
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
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
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
察縣令課績法 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權判西

合里博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
合里博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桓赧達薩烏春烏
木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
烈云普拉舒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
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五月甲辰以知青州曾布知
瀛州 六月癸丑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
舊有無官本並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尚書左丞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

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對 楊畏黃慶基言王巖叟父子
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章再上丙午罷
知鄭州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合里博卒合里博
生十一子長曰烏雅蘇一名烏雅舒次曰阿固達曰武
奇邁曰賽音曰烏色曰烏哲曰烏古納曰棟摩曰察喇
曰烏塔合里博疾篤呼弟英格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辨
集契丹事阿固達能之遂卒母弟普拉舒襲為節度使

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
天儀象成 秋七月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
講學士以范祖禹為之祖禹時為翰林學士因叔百祿
在中書改是官范氏自鎮至祖禹凡三世居禁林士論
以為榮 己酉詔諸路安撫鈐轄司及西京南京各賜
資治通鑑一部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
蘇佐等十七人自援來歸 時朋黨之論寢熾吏部尚

轍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為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卿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待四方游

太后謂輔臣曰郊祀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示位恐亦未安蘇頌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戊戌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莫

書王存為帝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厯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己卯詔存出知大名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范百禄亦言圜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壬辰太皇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咸平來之邵復為監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使者吳安特賜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丁卯夏人寇環州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詔太中大夫以上許占永業田 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赦天下中外羣臣加恩罷南京權酒民有親喪者戶以差等與免徭 辛丑賜徐王顥劍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十二

幣上帝裸鬯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
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
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
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 壬午以知永興
軍蒲宗孟知大名府丙戌以知蔡州鄧溫伯知永興軍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是月召知揚州蘇軾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丁
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充守陵戶

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姝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止用赤白為飾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

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

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為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

庚子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于天下 范百祿言

自元祐四年正月降勅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大河亦終不可回吳安特等日生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端致大河漸有填淤之害寢壞禹迹之舊豈不深可惜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乞買歷代史及策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言宜却其請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

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
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
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
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
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
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王器不貴異
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
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壬辰幸太一宮

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衆

詔書籍曾經買者聽 壬子詔刑部不得分禁繫人數
瘐死數多者申尚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
外學 乙卯依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轍奏臣嘗
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
濶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
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
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
回河之計耳河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

禧觀使梁燾言頌不可降職處外以示踈遠遂詔以觀

文殿大學士留京師

李燾曰邵伯溫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蘇轍朝廷乃以蘇頌為

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賈易詔命不下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内見之純曰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畏等私意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之純與頌為姻家當考實錄亦不載之純有言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子容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謂非面莫悉也

不知清臣所稱有謂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畏反覆攻擊為蘇轍地乎當考

庚寅范

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訓典欲陛下奉為法則今竊以畏

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
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
有是言既而不拜 三月壬午尚書右僕射蘇頌罷頌
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
僥倖之原深戒邊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昔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
矣今乃作郡則是因赦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官
楊畏來之邵謂頌稽留詔命頌於是上章辭位罷為集

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為臣過遂面陳本末尋蒙宣諭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奏舉差除之人唯蘇軾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嘆近高麗買書黃河軟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尋以軾轍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

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惟陛下戒之重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禄罷蘇頌既罷百禄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禄五罪又言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百禄之親戚朋游皆在權要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百禄遂力求去許之初罷百禄不除職梁燾以為言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

上言臣等備員講讀伏見唐宰相陸贄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
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
言則貞觀可得而復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臣
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必能發聖性之高
明成治功於歲月 己卯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為資政
殿學士知真定府姚勔論其不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
史董敦逸黃慶基並罷敦逸四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

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輟違而拒之語其情犯又非蘇頌范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違順不常而却其請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罷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為吏部尚書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

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爲患蘇轍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豈謗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

蘇軾謂軾昔為中書舍人所行制詞指斥先帝而輒相
為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
言軾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
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
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
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採衆議多
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易之以寬厚天下悅
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

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告詞
事涉先朝不無所忌臣愚意以謂古今如蘇為堯之大
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
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
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為誹謗不亦矯誣之
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
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此風始於朱光庭盛於趙挺
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

元祐變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咎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當深知於是斥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轉運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

庶金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
村上下約束狹河門趙偁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
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蘭村宗城決口
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幅員數百
里縱橫散漫漂廬舍敗冢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
堤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甲寅禮部尚書蘇軾
乞知越州詔不允 戊午尚書左丞梁燾罷為資政殿
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

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据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垂紳

對曰如所宣示實允羣議至是遂遣內侍李倬齎詔書
詔純仁赴闕己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
而陛下遽命以為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卽
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闇狠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蜀
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
故復自外召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
丙子朔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自
潁昌至入對延和殿遂降是命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

之名以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屢上
帝，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
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
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
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
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
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
摯罷相，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

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輩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當思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簾以來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

必先進王覲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
終不敢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
不豫帝不視事 壬戌遣使按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
諸路水災戊辰赦天下 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
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
諭曰今疾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
朝廷社稷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
屬也帝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

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

以為女中堯舜 己卯詔以太皇太后園陵為山陵命

呂大防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遼 戊子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出知定州

考異

李燾曰政目於六月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所書或誤今去前而從後 冬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

九年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於此

時以無可疑為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

簾時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
念社稷之功能金子母之愛聖德廣大度越古今載在
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羣臣七上
表請聽政時太皇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
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
上疏曰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國家隆替之
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
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先太

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惇慢
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毀謗不敬李定不持母喪
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掎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
功生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
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
非乎臣又聞昔者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
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親政遂有希合
上意言其闕失者仁宗察見情偽降詔止絕應明肅垂

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遠佞人有以
姦言惑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轍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
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後數日
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
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後安人心離
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

皇太后性氣嚴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
裁抑僥倖以肅宮禁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
恨亦不為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太
皇太后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
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
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
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順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
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共欲去之者也

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復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三謂向來遷謫者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呂陶亦以為言皆不報十一月庚午復內侍劉瑗等六人蘇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為非後數日復出內批以劉惟簡梁從政等四人並除入內內侍省職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帝曰止為禁中闕人兼有近

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遼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呂希純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沉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為險語以動上心

謂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
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各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
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
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
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
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
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
聽而復用之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國家自此陵遲

例輒曰此事非為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
心驚疑帝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 范祖
禹請追改內侍除命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
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
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
怨外國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
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
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

惇不可用帝不悅 丙子始御垂拱殿 十二月乙巳

范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為職事所困
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上負國恩又況受命之
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帝
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
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王愛民之意本深但
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
而疏陳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初

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
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統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
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
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
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
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侍十餘人而憲
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
惟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

則善矣 甲寅倣唐六典修官制 丁巳遼遣使來弔

祭 出錢粟十萬賑流民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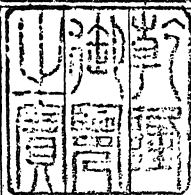
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
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
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
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
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
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

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諭曰公父仲淹在章獻垂簾時
唯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唯勸仁宗盡子道可謂
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泣謝曰敢不盡忠至是羣
小力排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
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
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
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
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

山陵使甫出國門畏首叛大防上䟽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䟽入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乞追回除命皆不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
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
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范純仁之將入
也楊畏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呂大防欲用畏為諫議
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
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耶純仁始知之大防素稱畏敢
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及大防充

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
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闢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
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
幾息矣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